

藏傳種子在慈院 契丹醫師治癲癇

文 / 哈鐵木爾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神經外科主治醫師

「我是哈鐵木爾，哈醫師，哈哈笑的哈，鋼鐵的鐵，木頭的木，爾雅的爾，不是耳朵的耳」，我都是這樣介紹自己的。父親屬於泛蒙族，是蒙古族的一支，據考證應該是古代契丹的後裔；母親則是台中閩南人，父母因緣際會在台北相遇，所以有了我們這些後代。

走上醫療路，很慚愧地說句實在話，不是我自己選的，也是因緣際會，加上父母的期待造就的。

二次大戰期間，受到日本「大東亞共榮圈」的宣傳操作，父親從故鄉熱河到日本留學。而母親也因當時台灣是日本殖民地而接受日本教育，隨後到日本留學。所以父母都能說流利的日語，也受到日本文化很深的影響。在日本的傳統文化裡，對醫療行業相當推崇、認為社會地位比較受人敬重。

因為父母的希望，加上我自己也喜歡自然、生命科學的領域，有幸的在佛菩薩



的安排下，能夠到陽明大學醫學系就讀。經過幾年寒窗苦讀，在民國七十七年畢業，取得醫師執照，順利走上從醫之路。

取得醫師執照後，依照台灣的制度服兵役，我到部隊去擔任醫療軍官，還記得是到外島澎湖去，服務了一年半。

接著，到台北榮總神經醫學中心接受完整的神經外科住院醫師訓練，約莫六年半，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參與台北榮總癲癇中心、兒童醫學中心神經外科的工作。當時也承蒙一些前輩、老師對我相當賞識而傾囊相授，讓我對於兒童腦部的先天異常疾病、癲癇的發作診斷治療，也有相當程度的學習，慢慢誘導出我在這方面的興趣。

對於不了解的人，癲癇聽起來似乎很駭人，其實是因為腦部中樞神經系統的「電路」出現不穩定的異常現象，導致有時候會突然癲癇發作。至於為什麼會持續投入在神經系統異常的疾病領域，尤其是

深入兒童的先天異常、癲癇？

現在回想起來，因為癲癇這個問題大約有三分之二是從兒童就開始了，其餘三分之一則是年紀比較大、成年後腦部外傷或生病後造成的後遺症。民國八十八年的九二一大地震後，我來到花蓮慈濟醫院服務，接下籌設癲癇團隊的準備工作。主要是我深深體會到，不管是任何神經系統疾病，往往都會造成殘障問題，以先天性的腦性麻痺為例，如果能讓孩子越早得到妥善治療，或許無法把他恢復成完全健康正常，但是有機會可以減少他的殘障程度，對他的整個家庭來說，不單是一個孩子的改善，父母親、祖父母的精神耗損與負擔都會減少很多；相對地，家中其他健康的兄弟姊妹，也可以得到長輩、家庭更公平的照顧。

而把問題想得更廣、更遠，我所努力的，固然無法把不健康的孩子變得完全健康，但是能減少他兩成、三成，甚至五、

六成的不便、殘障程度，將來他長大之後有機會能自己照顧自己，自己吃飯、自己處理日常起居，那麼，就算二、三十年後，甚至四十年後，父母老了，孩子變成中年人，能夠托養到福利機構去也比較讓人安心。

這就是我當初所發的宏願——能夠讓每一個孩子盡量接受照顧、治療，讓他所獲得的利益回向為父母五、六十年的安心；相對一個子女盡孝道照顧老人，我覺得更有意義。

換一個角度來看，以台灣現今的醫療資源分配來說，往往老人所得到的醫療資源比小孩更多。雖然同樣是弱勢團體，但是老人本身或子女提供的經濟資源較充足；老人家老了或有積蓄、或有子女需盡社會責任奉養他們。反過來說，若是孩子有疾病障礙，必須全部仰賴一對父母，若父母親處於社會弱勢，有一個這樣的孩子將是很大的障礙，這個家庭的經濟會被拖



花蓮慈院癲癇團隊的醫療成就也吸引了遠從印尼而來的求醫者。圖為印尼鍾先生夫婦帶著五歲的心萍前來治療，哈鐵木爾醫師先初步了解其狀況。



垮。譬如說，家裡孩子有障礙，父母的兄弟姊妹不會分擔小孩的照顧問題；但是若是父母親生病、不便，兄弟姊妹卻有責任一起來分擔照顧的責任。也就是說，一個老人可能會有兩、三個子女來支撐，但是一個小孩只有父母來負擔。所以，異常的孩子更弱勢，更難得到資源，若能讓有異常孩子的家庭負擔減少，對於整體社會更有幫助；這是我當初的發心。

去年三月份有一位小嬰兒歡歡被摔落地面緊急送醫，剛住院時歡歡的阿媽(左一)非常難過又擔心，主治醫師哈鐵木爾在治療歡歡腦傷的同時，也安慰阿媽。圖為住院兩週後，醫護團隊開心地送恢復健康的小歡歡出院(下圖，右一為神經外科陳新源醫師、左二為石明煌院長。父母還特地製作了感謝卡給哈醫師(中))。





除了照顧兒童，也有不少成人患者特地向哈醫師道感恩。曾健鑫師兄(右二)三歲時癲癇發作，經過哈醫師細心照料及調藥後獲得很好的改善，今年十八歲的他特地與父親(左二)一同送花謝謝哈醫師。

嘛教，事實上是藏傳北傳佛教，我也接受灌頂正式皈依。來到慈濟，就是希望能在一個佛教的環境裡付

而要在醫療的臨床與研究教學上更專業、更有進步，必須不斷充實知識，更要建立一個團隊，我非常希望能用團隊的力量來從事這些事，因為個人的力量有限，很多醫學問題對全世界來說都是困難的，若要突破，必須結合不同領域、不同專長的人互相討論，我覺得個人沒有什麼大長處，若有可以拿出來說的，就是我非常樂意跟別人合作，長久配合，讓大家共同貢獻力量去幫助病患。

大家願意合作，也需要互相忍讓，互相配合，才能將團體的力量發揮到最大，我非常樂意作這樣的事；這就好像在慈濟裡面，上人給我們很多方向的指導，但是不論在任何小組或分區，這些組長也好，各組分區委員也好，大家做的工作都是忍讓、配合，讓團體更好，這也是我從慈濟師兄師姊的志工運作得到很大的啟示。

對我來說，能在一個佛教團體工作，是非常大的福氣與福報。我本身的傳統信仰是信奉藏傳佛教，也就是以前說的喇

出，能夠做到上人說的「為佛教為眾生」的努力，自認為自己不是多麼佛心師志的人，但是在卑微的心靈裡，還是不斷地想要提昇自己，所以非常仰慕佛陀的心，上人給我們的志向，希望努力地往正確的、對的方向，努力地慢慢的匍匐前進，希望能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。現在覺得自己還是做得很少，努力還不夠多，但是身為一個佛教徒，能在慈濟環境裡為佛教做事，能夠幫助眾生，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莫大的福報跟光榮。

一直到今天，我還是努力的在醫療團隊中幫助病患，也與不少的孩子和他們的家人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係，當然也有不少成人患者；若這樣算得上是一點點小成就，只能說達到小小的自我於累世修行的過程中一個小小的里程碑。最重要的，還是希望當有一天我要回西方，或是往生、轉世的時候，反觀這一生，能夠肯定自己這一生有做出一些努力，無愧於心，這也就是我這一生的目標。

